

新時代文叢第二輯

原只是一個貨色

——相聲——

李健吾作

平明出版社

新 時 代 文 叢

第 二 輯

原 只 是 一 個 貨 色

——相聲——

李 健 吾 作

編者：潘際綱 黃 錢

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時代文叢

第二輯

原只是一個貨色

——相聲——

作者

李健

吾

編者

潘黃

榮

出版者

平明

出版

版

社

印刷者

國風

印刷

公司

分銷處

聯

營

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定價 一千八百元

版權所有·不許翻印

目次

原只是一個貨色.....	一
學杜魯門.....	二
跋.....	二四

原只是十個貨色

「似糟糕，做到眼下為止，兩位說相聲的只來了一位。商場已經下了，怎麼辦？甲直想往後挪挪身子，後邊管事個個催他上去：『憑你老兄這份本事，能言善語，沒個應付不了的！』」

甲

（在上場門，背向觀眾）不成，不成。

【管事：「成！」】

甲

（誠惶誠恐）不成，不成！

【管事：「不成也得成！」一下子就把甲推到臺口去了。

甲

（跌跌打打）你小子怎麼這麼楞頭青？（無可奈何，向觀眾，尷尬地道歉地）是這樣兒的：

光我一個人——說不了雙口相聲。既然雙口，當然就得兩個人。一個碗不響，兩個碗叮噠。他說我學此之謂相聲。（求情地）是這樣兒的我，那口子——不對，北方女人把自己男人叫做『我那日子』。我是說，跟我說雙口相聲的那小子，到時不來，誤了場。

子，八成兒準是家裏出了岔子，不的話，雖是路上，不當心碰上了電線杆子，一個跟頭栽到人家院子，窠兒皖成了癩子。常言道，獨木不成橋，橋不橋的，倒也罷了，可是把我一個人擱在臺子上，沒枝沒葉兒的，單這一站，算個什麼東西？——不對，我是人，不是東西。（苦笑）說起這一站呀，另有一工，還是敵偽時期，我走過一個日本鬼子兵，忘了脫帽鞠躬，他媽的把我喊住，槍口對準胸脯，罰我在街口足足立了兩個鐘頭兒。這一站把我站成了一個抗日急先鋒。前不久，我在街上躲一輛自行車，一脚踩了我們一位解放軍同志，我以為他要吹鬍子瞪眼睛，吓得我正楞症，他連忙把我一扶，問我閃了腰沒。我本來捨不得我那大小子去參軍幹，回家就把我那大小子喊過來，說：『好兒子，你參軍幹，爹我同意啦！』（大笑大指）這都是感性知識，算不得數，我再說說理性的。——一定有人背地裏說啦，這小子倒像唸過毛主席的實踐論，你說怎麼着，我真還唸過。不唸實踐論，枉做世上人。你先別看不起我，我考考你：兩隻腳站的花樣兒多，還是四隻腳站的花樣兒多？這就提到理性上啦。你一定說：四隻腳比兩隻腳多兩隻腳，站法兒當然就多一倍。偏還就錯！就拿牛羊貓狗豺狼獅虎這類東西來看

罷，全是四隻腳，自古以來，只有一個站相兒。諸位不信，我比個樣兒給你們看。（手腳平
地）是不是再拿人來看罷，兩隻腳，單這一站，就一人一個樣兒，一時一個樣兒，一種
職業一個樣兒。譬如兒這樣站。『阿飛』這樣站。地頭蛇這樣站。大肚子老闆這樣站。
電影明星這樣站。工農兵這樣站。我一個說相聲的，這樣站。

（觀衆有人喊道：『雞兩條腿，站著老是一個樣子！』）

甲（窘）那——大哥你說的是飛禽，兄弟我講的是走獸，不好混爲一談的。（朝上場門
發急）這小子怎麼還不來，簡直是有意跟我搗蛋嘛！（面向觀衆）說到雞，天下有自知
之明的，莫過於雞。常言道：『自知翎毛短，不敢遠高飛。』就指雞說。麥克阿瑟是連雞
也不如。這狗日的就愛自說自話，自己搬磚頭壓自己的腳。遠的不說，去年他大吹大
擂，要打到鴨綠江過聖誕節，聖誕節老人信了他的話，爬遍山頭，沒找見個他毬毛影
子，累得老頭子哭哭啼啼，在雪地裏滑了千百十個跟頭，差點兒把老命賠到裏頭。前
些日子更妙啦，麥克阿瑟簡直是上吐下瀉，自己的屎不嫌臭，可着嗓子嚷嚷：『中國
人聽者我在戰場等着你們的總司令！』空氣還沒拿話送過鴨綠江，這位五腥吹牛

大將軍已經撤職回國，哭哭啼啼，挨屁股板子去啦。好不笑煞人也！『自作官，自喝道，自敲金鑼，自擺道。』人而不如雞，可乎？（朝上場門發急）怎麼還不見來？

〔那位喊話的觀衆：「別窮聊啦，我陪在後頭幫你一場罷！」〕

甲

（喜笑顏開）敢情好，二大爺您這是救人之急，喊人之美，我這兒恭敬不如從命。

看客

（跳上簾來）我說，你學，來得了！

甲

差不了！

看客

（在他後頭）看你的！

甲

（坐定）這位仁兄，萍水相逢，拔刀相助，也是小可造化。眼下新社會，就講究個互助。

去年我下鄉，可好啦！莊稼戶辦了個變工組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你便當，我快當，所以變工組又叫互助組。就拿我這當子玩藝兒來說，今天三大爺一幫場，架子就算搭上啦。相聲互助，字眼兒前後一倒動，相互助聲，道理就有了嘛。

看客

（當面給他一記）你有完沒？

甲

哎，嚟！二大爺，沒痊着手請！

看客

我這故事是我前兒在報上看來的。說的是，中國人民志願軍，在朝鮮，展虎威，名揚四海，美帝頭發暈。志願軍裏第一軍，第一軍裏第一師，第一師裏第一團，第一團裏第一營，第一營裏第一連，第一連裏第一排，第一排裏第一班，第一班裏有一人。有人問啦，怎麼不是第一人呢？這一問，可就露了切啦。怎麼說呢？咱們志願軍個個兒都是第一啊。就拿炊事班老王來說罷，整天價在槍林彈雨之中，拾柴，挑水，買菜，燒火，爬山，送飯，心不驚，肉不顫，又機伶，又膽大，漫說一個，十個第一也擔得起。閒言表過，話歸正傳。單說老王這一天給自己的戰士送飯，在山道走上走下，石頭子子在腳底下絆來絆去，雪在腳底下滑來滑去，肩膀上一副飯挑子搖來搖去，右手把前，左手把後，擡一跤不算回事，飯桶跌出去，班裏弟兄們一天勝仗打下來，肚子早該餓了，摸不到飯吃，那還了得！古人說，任重而道遠，『遠』字給老王改成『險』字，任重而道險，就對岔兒啦。老王小心在意朝前趕，忽聽唧唧噥噥，踢踢踏踏，便往大石頭後頭一閃，低下飯挑子，仔細一聽，好狗日的！原來是幾個美帝少爺兵，唧哩咕嚕，嘎哩嗎扎，商量什麼傷

天害理的事。老王不舍胡，輕輕放下飯挑子，兩桶飯在石頭後頭藏好了，便抽出扁擔，大吼一聲『鬼子受死』，衝了過去。他這裏掄起扁擔，蒙頭蓋臉就一直打過去！怎見得，這前前後後，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，打得來雪花亂飛，真好像花和尚魯智深在千軍萬馬中，這可把幾個狗日的給吓昏了！且不說他這裏左一扁擔，右一扁擔，上一扁擔，下一扁擔，前一扁擔，後一扁擔，一扁擔又一扁擔……

甲

（討饒）二大爺，在下沒練過把式，您就別掄下去了，成不成？

看客

（繼續）他這一掄扁擔不要緊，那邊美國少爺兵早吓得目瞪口呆，魂飛魄散，手足無措。你說這怪啦，鬼子有的是殺人兇器，怎麼會怕成了這副鬆樣子？哈哈，你有所不知，這羣少爺兵裝了一腦子的電子，中子，分子，原子，缺的就是膽子，所以，老王掄起扁擔來，他們還當是中國新發明的祕密武器，這才，哈哈！吓得成了兒子，孫子，重孫子。

看客（繼續）就只見這些少爺兵，七魂不見，三魄不存，顛顛索索，面無血色，把身上武

器扔得老遠老遠，舉起一雙空手，走出大樹底下，一個跟一個，一個又一個，來至在老王跟前，爭先恐後，撲通一聲，全下跪了，撲通，撲通，撲通，撲通，撲通……喜得個老王，三腳兩步，趕到他們後頭，就地抄起機關槍，喊了一聲：go！就呖豬似地押到班上去了。兩隻死飯桶換來七八個活飯桶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哈哈……

（看客跳下桌子，揚長而去。）

甲（歛起笑容）二大爺，好走，不送。（揮膝蓋頭上的土）再幾個撲通，我這褲子就得打補

釘啦！

（同時，乙從上場門跑出，氣喘吁吁，扶住桌角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）

甲（看見乙就是氣）好小子，你倒也來啦！看把你氣喘的，喘死你狗日的！

乙 你——不——知道。

甲 知道就好啦！（嚴肅）你額骨頭上腫起一個大泡，我看，八成兒倒讓我猜中啦。
乙 猜中什麼？

甲 搬上電線杆子。

乙 我捉特務，跟他狠鬥了一場。

甲 捉住沒有？怎麼不喊我幫忙？

乙 已經讓公安人員帶走啦。

甲 是誰？

（甲乙同）

乙 住在我樓上的那個新房客。

甲 人胖胖的，臉圓圓的，走起路來，瓜打瓜打，挺神氣，像個大茶壺。

乙 大夜壺！

甲 可不得了！說說看，說說看。

乙 （快板）三樓客，你知道，裝神作鬼有一套，開口佛，閉口笑，粗看大好老，細看大赤佬，

原來是個一貫道，說仁慈，像仁慈，踩個螞蟻也要跳，誰料到，心裏刁，殺人放火他撐腰，

還是個惡地主，鄉裏有人把他告，無處躲，多計謀，這才又到城裏把身靠。從前我，糊塗

蟲，政治覺悟沒你高。

甲 客氣！

乙 (繼續) 多虧是共產黨把我當做花兒，纔開大會聽報告，平日價還要騰出時候多

看報，我這才把人民的道理全明瞭，全明瞭。

甲 你算開了竅啦！

乙 (繼續) 想起那大夜壺，爲非作歹罪不小，造謠言，謠言造，說是美帝登陸舟山島；這不算，他竟敢一包糖，收買我的兄弟給他做情報；小兄弟明道理，一五一十暗地說給我知道。這時節，參軍幹，如火如茶好熱鬧，我本當把名報，又怕沒人去釘梢，放跑匪特還得了。

甲 跑了還成？

乙 (繼續) 所以我，想想通，捉住匪特一樣有功勞。

甲 想通了就好。

乙 (繼續) 心一開，眼一亮，我就到公安局裏把密告。

甲 保證勝利果實，嘛，要檢舉。

乙 (猶豫) 想不到賊心虛買車票，又想逃，就在今天下午要往外埠跑，跑。

甲 跑到他姥姥家去？

乙 (猶豫) 他那裏，七上八下；我這裏，七手八腳；他那裏，七顛八倒；我這裏，七犬八小。我

這裏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打蛇不死反成仇；他那裏，一滴水，一個泡，正是一報還一報。

甲 一個螺螄攪壞一鍋湯。

乙 (猶豫) 所以我，撇開腿，像是飛，一氣往前追。你要溜，你要跑，溜不掉，跑不了，我這裏

攔腰一把把你抱！

(他從後抱住甲腰)

甲 (急掙) 鬆手哇，我又不是反革命！

乙 (鬆手，繼續) 就這樣捉住了，興風作浪，出賣祖國，危害人民的老妖道。

(快板完)

甲 這小子真能裝蒜！有一天，他站在你家後門口，說他早先參加抗日工作，爲了掩護一位八路同志，小腿肚子受傷，還翹起褲腳管兒，讓我看那瘡疤。八路軍一直拿他當

自己人。

乙 他逢人就講，他有一個舅子是老幹部，他有一個妹子是識字班隊長，堂屋牆上貼

着四——五——六張獎狀，就欠說他爹是『勞模』，他媽是『婦救』，妙的是還有一

回，他學林黛玉捧心，說他參加大遊行，興奮得什麼也似的，把心臟病也給累出來了。

甲 他真遊行來的？

乙 他要遊行的。不叫『遊行』，叫『遊街』，挨槍斃那天。這像活鬼話連篇，冒充積極，

一時一樣話，全是編出來騙你這種傻瓜蛋的。

甲 經你一說，還真得提高警惕。

乙 正是戰場打美帝，家裏捉匪特。

甲 一要穩，二要準，三要狠。

同 匪特與美帝，美帝與匪特，原只是一個貨色！

（鞠躬退場。）

學杜魯門

甲——誇大

乙——潑冷水

(甲走到台前，挺胸而立，一言不發)

(從背後過來，看着他，奇怪)

你怎麼不開腔

甲 哼！

乙 你楞着幹什麼？

甲 亮相。

乙 別不害臊啦，笑掉人們的大門牙。

甲 不好？

甲

乙 裝羊罷了，什麼亮相不亮相的。

甲 這叫端架子。

乙 臭架子！說說看，你會什麼？

甲 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在行。

乙 好大口氣！怪不得那年雷峯塔倒了下來。

甲 怎麼？

乙 原來是你吹的！

甲 差不離罷。

乙 不光會吹，還得臉皮厚。我看你成，八成兒你經過名師傳授。

甲 不敢。

乙 （旁白）他倒還懂得客氣。瞧着那行！

甲 你服了罷？

乙 我可說我服你來的？